

藤
花
亭
鏡
譜

藤花亭鏡譜卷之四

順德梁廷柟章冉著

宋摹日光鏡二

有
銘

徑四寸重十有二兩二銖沿邊無圍週作陽文
如半月形者凡十有六雙文四乳各間以夔龍
工巧中饒有古致內疊方圍二中以龜形作紐
紐外密排斜畫爲方格銘凡十有二字篆書曰
見日之光天下大明用宜君公四方方各四字

讀從左旋宜字下畫倒裝於首古無其體惟漢
輒字甌容字加畫於上作商長宜子孫鏡宜加
直筆於下作屮此旣摹古則其結字亦當有所
本也數經磨擦故背光之亮幾如其面嘗見六
朝一鏡文制並與此器無異惟銘無末語故方
各二字位置稍殊又四隅方格中各着界畫文
飾亦自不同此爲宋人倣古各增其文今以篆
法定之也

又一器寸度文制悉同而銅質新白當是明代
所倣故沿邊規如半月者一經磨擦一一可鑑
四夔龍亦玲瓏透剔不過高凸處稍遜原制耳
惟銘詞篆法既弱且更模糊不甚可觀益取原
鏡作范而未能於篆文加之意則出拙工所爲
矣

按此鏡於例宜入明代諸器內今以蠟模與
前器同一板印不過新舊懸殊式度無須複

述且定爲明鑄亦屬懸揣之詞今以類相從
附載於此便考證焉

宋官鏡銘

有識

徑四寸二分重九兩五銖柄長三寸五分中寬八分沿邊一圍下作半月形上空處居器十之四兩邊稍斜至中作八字形上下並排有密點餘作縱橫斜格如棋局而兩面相對每格勻分四點視空處密點大且五六倍識以一官字位其正中橫直可二寸許第一筆點用雲篆次三筆亦行以篆法圓拱而不至收處則變陡八分

體中自又易以楷法此與洪氏隸續所載巴官
鐵盆銘官之上點中空外圓者同一奇異別有
銘在月形之中凡七字行書一至三以在方格
內遂與格點相混然細審尚可辨曰天下一口
太平芋惟第四字泐甚非可以意測芋疑卽年
字曰官者似職司鼓鑄製造官物之員所備應
奉而作者若漢之尚方鏡唐之宮鏡皆進御之
物也嘗見明宣德爐識有工部鑄造官臣某製

意或有所本特古今質文不同耳

宋虎鏡

有錄

徑五寸二分柄長三寸中寬一寸沿邊二圍重
十有五兩九銖下作土坡苔點草莎饒有畫意
其上樹竹三株幹葉皆作雙鈎幾個簷管蕭疏
可愛左馳一虎張口監尾作跑突搏噉狀勢絕
兇猛質地空處密佈細點如粟銘凡六字行書
曰天下一作涙乎體帶草意第五字戶下稍泐
惟左水旁右邊一點甚明若作渡則右無點矣

然文義殊不可曉意其時有虎患又或傷於苛政而憤時嫉俗未敢明著於言乃假是器以達之理或然歟凡有柄之鏡無所用紐故不復作此種鏡漳泉潮惠流傳至多予東行得此於潮郡一方外所贈也其後又從市上得數具就中鑄文不一而平鋪密點則大段相同識語每冠以藤原二字初不知出誰氏手偶見一具無柄而有圓紐者鑄作工妙與此種確同一人手蹟

紐上有正書曰林星日製四字而後知鑄者名姓以銅質色澤驗之與宋人倣古鼎彝無異斷非明以後物但不知凡加柄諸器之果盡出林製抑工藝以相師而肖是未可知矣

宋模鏡

有識

徑三寸重七兩六銖柄長二寸四分中寬五分
沿邊一圍中有樹不知其名幹用沒骨葉用雙
鈎一識正書模字藏葉中橫直可寸許故露葉
不多空處仍週作密點字左犬旁末筆作倒剔
點畫圓秀絕似趙吳興倣李北海書不知出何
人筆以當時錢文用米海岳書例推之自索諸
善書者決非尋常市工所有矣字爲說文諸書

不載獨康熙字典收之云獸名不引所出也爲器雖小而寒光閃爍射人眸子可貴在此

宋春柳水仙鏡

有銘識

徑五寸二分重六兩二銖沿邊一圍入五分純
素凹下一圍其內全用陽文鈎勒左側水仙二
叢花葉皆雙鈎一柳垂條柔延綺媚其上別一
小圓圈徑可二寸許中篆一寶字爲銘紐有環
線識在其內形製質色並與今所收宋寶鳳山
花鏡同惟識題鑄人則異彼題蔡咸玉製而方
各一字空其中如錢文讀從左旋此則兩行行

各二字順文直下雖范鑄模糊然第二行爲鋪
製二字則猶可審而得之前二字似是泰與特
挑檠斜睨鬚其形似而已稍涉大意則四字
均難辨認矣

宋龜鶴松竹鏡

有銘識

徑四寸五分重六兩三錢沿邊一圍隨凹下純
素可四分又一圍中作小坡石三竹一松與爲
掩映一鶴舒翼而立其一則反爪飛翔千歲老
龜伸頸延長如就鶴語上一方格可二寸許隅
向上下中有陽文小花作對放狀蠟模工鑄均
不甚玲瓏然空處隱隱密排細點銘在器之左
四字正書曰藤原光長識在中紐圓平之上而

以圍環之亦正書四字曰方仰名造此鏡上加小圍格與今所收宋仙山樓閣鏡意同特彼圓而此方差異方格又與小葵花鏡正同特彼大而此小亦異然要是同源別派子偶見宋鏡有藤原字識稱星日林氏因於宋虎鏡小葵花梅竹二鏡據藤原光長四字先定爲林作適小葵一器日照恰放團光遂又疑其銘特取光長義文似專爲一器作者今此鏡成於方氏而四字

乃與二器從同工鑄又不及前數鏡遠甚豈方
氏倣爲之耶存疑可矣

宋小葵花鏡

有
銘

徑四寸六分重五兩八錢柄長二寸八分中寬九分沿邊一圍稍凹正中一方格縱橫各二寸四角四入處正對器之上下左右用陽文雙鈎作三葉葉各一花中高旁殺格內外凡空處卽散佈密點其細與今所收大葵花鏡同銘在器左凡四字正書曰藤原光長映向日中則方寸圍格內其光圍結如火炬爲四周光影之所不

逮意所云尤長者義或指此然觀龜鶴與梅竹
二鏡銘字同而名識異則此鏡非有意爲之且
他鏡之出林星日製者識亦有藤原字當同出
一源而非成於一手矣

宋梅竹鏡

有銘

徑四寸重三兩七銖柄長二寸六分中寬五分
沿邊一圍上下細竹二叢皆雙鈎个數極分明
中有老梅一株影瘦骨寒與竹葉掩映橫斜挺
出簣簷之表益取竹外一枝斜更好詩意而想
像其神態爲之體物之工不讓坡仙獨步鑄者
大率在紹聖元祐後矣空質亦加細點爲之烘
託銘凡四字正書稍模糊然尙可辨曰藤原光

長與所收之小葵花鏡正同對日照之光影平
勻不若小葵器之能斂聚一處也彼明有聚光
可指尙以他銘複見之故不能謂銘緣器起強
歸林製況光影如常者耶就同銘數器彼此互
勘而後源同派異之說益明

宋山水松雲鏡

有銘

徑四寸二分重十有一兩七銖柄長三寸中寬九分沿邊一圍中作小景山水斧劈石數疊清泉繞其下排綴松株僅露梢頂稍高一磴則古松天矯鬚髮畫院中劉松年法絕頂一浮圖突
出雲際最後遠峯反在其下有橋橫水渡橋而右復有松石苔點錯落於雲水相間中鉤抹細利倘加以青翠描以金碧便居然一小李將軍

得意筆畫理家法兩得其妙如此當時必倩名
手爲之或縮摹院本不然工藝匠作之輩卽畧
解八法亦安能深知其意爲是工力雙絕之小
品宮扇耶境界旣僅居器十之八以故空地絕
少然猶綴以密點未嘗因其少而並刪之蓋鑄
者體式在此所以自別於他工亦在此也銘在
器右凡六字正書頗歪斜曰天下一出雲守令
人徒費十日思無緣索其解也

宋大葵花鏡

有銘

徑四寸七分重十有一兩八銖柄長三寸三分
中寬九分沿邊一圍其內作三葉三花皆陰文
中花高出一莖直上旁小朵兩兩相對具反正
向背之妙左右兩花並爲葉掩法用雙鈎筆意
惟黃筌徐熙方可辦此似出摹倣未必鑄工所
能也空處悉作密點其細若塵凡此種鏡作細
點者語其至小不過曰如粟如芥而止此尤其

細之細者真覺窮於罕譬又柄備人握恐散點
棘手故令淨素凡有柄者類然不獨此種更不
獨此器也銘在其左凡六字行書曰天下一美
人作語亦過求奇詭繹揣其意非寓解詰之喻
卽謂簪戴人非至美莫稱矣天下之不通文義
偏好拈美筆墨者往往如斯彼固道其所見而
不自知其出語之可哂從古以來堪發浩嘆者
難屈指計矣

宋桃花鏡

有
銘

徑四寸重七兩五銖柄長三寸中寬寸有三分
沿邊一圍當中作巨株天桃子結纍纍與葉互
爲參錯一株橫出向左其右稍缺處補以綿芊
芳草亦通身勻綴小點銘在器左凡五字行書
曰天下一美作語與今所收大葵花鏡相似此
美下獨無人字予於葵花鏡已疑所識爲欹美
彼美之詞矧以此之嫣然笑風尤非樊素巧倩

之口不足以當之兩相取證而義益顯矣

宋辛卯科鏡

有識

徑三寸四分重七兩三銖邊四分質並純素中
有圓紐兩邊作方長格二各長寸有六分橫八
分首尾並分作覆仰芙蓉花形亦類佛龕之寶
蓋識凡六字正書右曰辛卯科左曰湘谷記湘
谷者似字非名不知爲何許人豈以辛卯得第
命工鑄此意爲文飾以爲芙蓉鏡下之券耶果
爾則科名佳話洵足摩挲以銅色驗之當是趙

宋物其長格首末花瓣雖與今所收明洪武龍
鏡之側列直格納銘其內首寶蓋而末花瓣者
其製畧同然此不過倣佛氏幢幡之式以洪武
鏡校之則此舊彼新固不必以是區區者溢疑
其同出一時耳

宋年年太平鏡

有銘

徑寸有六分重七銖有半沿邊一圍畧帶凹意
蓋器小而薄雖凹下尚不及分質地純素銘凡
四字正書曰年年太平文從上而下而右而左
讀如今制錢文背着積塵色盡黯矣宋元之物
雖其當時先入土中取出已綠花四佈究之鬆
澁易脫故稍一粘着則全體皆壞置諸無用非
若漢唐以上諸器之土蝕甚者大用雖失而其

翠羽朱斑尙可作骨董論供士夫雅玩也

宋長命富貴鏡

有銘

徑寸有二分強重三銖沿邊一圍仰竹而下又一圍方各一字合爲銘銘凡四字隸書曰長命富貴以今制錢文式讀之此質色與今所收小十二屬鏡同映日照之並能撮歛其光於中央顧其紐孔已不能平對上下方矣然亦惟宋以後鏡始不講此古鑄縱或有之不過一時偶誤而已近時民間贈嫁鏡或兒女壓勝諸小品恒

鑄刻此四字贈嫁或曰百子千孫或曰百年好合壓勝或曰子孫富昌或曰諸邪遠避然不若此四字爲至多而習見大率奉此鏡爲鼻祖也

宋五福雙喜鏡

有識

徑四寸二分重三兩七銖柄長二寸五分中寬六分中邊凡二圍第二圍徑二寸四分正書禧字蝠塞圍徑其外則環以五蝙蝠柄上距次圍中間空處別一圍方可七分許識在其內凡六字正書曰湖州薛惠公造非名卽字殆不可考至於湖州之鑄則傳世已久石薛兩家尤其名之顯著者小說家言張果老爲千年蝙蝠益物

之壽者而蝠福同音故近人義取祥瑞往往於贈嫁之物摹倣此鏡小異大同見者幾視如五子登科如百壽團圓不復再分古近今亦以其質別之而已

宋蔡氏寶鳳山花鏡

有識

徑五寸五分弱重五兩沿邊一圍純素入五分
凹下一圍內作山石皴擦如法仙葩二株穠芳
茂密一鳳回翔左方上加小圍徑寸有四分中
篆寶字識凡四字正書在紐背曰蔡咸玉製滿
地作細點與宋有柄諸鏡悉同小圍亦與今所
收宋仙山樓閣鏡同當是一人所製也

宋張氏方鏡

有識

方二十七分重四兩三銖雙圍中四邊作仰竹
形凹下可分許質地純素識兩行並齊邊行各
四字正書曰壬寅北渠張皆升置曰置不曰造
者大率用者之所自題而鑄者又別爲一人也
字畫頗與今所收晉王誠鏡相似然彼着手天
然滑澤此雖淡綠勻益邊紐摩擦多而骨尙不
露第細按之則古致不無區別渠从之不从水

下木鈞向右皆字比从北皆未諳六書之工所爲不得以有類磚文直與王誠一器並驅晉代也宋人尙硯屏當架以方座木製自不能與器並存亦文房物也紐縱向於上之左下之右孔則上石下左並指其角亦諸鏡所獨

明洪武龍躍天池鏡

有識

徑三寸七分重八兩邊圍二分強凹下一龍張
爪蟠繞已彌際於圓圍中者十之七氣象雄偉
不可方物龍首在下尾在上並左向尾交於後
爪四週盡以朵雲間之波濤環湧聽若有聲所
謂天池也核其形製一與博古圖之雲龍鑑無
異如其無識可按則直以爲唐以上器矣紐作
雙星伴月形左近邊盡處一長方格上裝寶蓋

下承花瓣若佛廟之幢幡然識在其內凡九字篆書曰洪武戊申年正月日造戊申爲太祖有天下之元年其時元綱失馭區宇混一飛龍首出乘以御天風雲景從君臣如魚得水於是鑄爲此鏡以示天下而傳後世大哉觀乎非尋常治鍊矣卽不必出太祖所命鑄且不必鑄自元年要亦其時從龍之彥之所爲如漢元嘉刀銘雖三年五月無丙午特取日月火德之盛而假

其日以用之也銘字結體過褊促未免文畫膠
粘不甚明晰初得一器以申之中稍缺因誤讀
爲十二字然洪武年號終三十有一而武下固
明非一二兩字又文法亦斷無稱一十二年者
得此而後可細審而正定之耳此鏡原範畫實
細而逼故鑄出每苦缺泐其泐之甚者篆文旣
絕類漢鑄或見武字已蝕洪字但存水旁八足
揣測讀如漢唐之漢於是定爲漢器復誤以橫

月作四遂意爲漢十一年正月四日造然致誤之由則在模範之不良不在考證之偶異也五百年物而質之古黑已極可觀毫釐千里辨在幾微間耳究之黑暗中稍乏寶光龍文繪寫方尙純素顧於天池雲水忽易以精緻波瀾此中自爲參差是又漢世之所無者矣

明宣德鏡

有識

徑五寸重六兩一銖柄長三寸三分中寬一寸二分沿邊一圍正中凹處方扁寸有四分識在其中凡六字正書曰大明宣德年製與同時銅爐識同宣帝創造火爐一時民間倣而效之遍於宇內至今閱四百餘年尙多存者予所藏有大明宣德五年監督工部官臣吳邦任造十六字爲識者蓋進奉之器必有監造臣工姓名如

唐之硬黃帖宋元之院本畫並加臣字示敬故
凡爐識之但云大明宣德年製而無支千年分
鑄造姓名者其始命學士沈渡書此六字鑄之
稍後則民間常用之器亦相與沿用蓋不能一
器一范勢不得不作統詞耳以是推之則此鏡
當亦閭閻日用所有不必因有年號而卽疑爲
應官之物也

藤花亭鏡譜卷四終

藤花亭鏡譜卷之五

漢一龍一蛟鏡

順德
吳昌典著

徑二寸六分重四兩六銖沿邊一圍週作人字形又一圍週作犬牙形斜下可三分強凹不及分密界豎畫環之二圍內右一龍與左一蛟張口對向於上其下又一蛟首接左蛟之尾而與右龍兩尾正對二蛟一龍形體固區分大小且

龍角極其嶢嶒而身起鱗甲彼兩蛟者其短長雖若與龍鼎足分峙要不過取位置整正耳予藏宣和御筆教子升天圖及嘗見宋陳所翁卷兩家畫小龍均尙無角也況蛟乎今角旣未見其身亦止從光素中畧具陰陽骨脊大與龍異器雖小而鏤鑄本自瞭如也所異者兩蛟各吐有一珠而龍獨無之豈吐納爭攘如麻姑擲沙成米爲少年之狡猾旣成其變化無所事此歟

抑龍之閱世已深時時有慢藏啟爭之慮因以
已之所寶者蘊諸胸腹中如老成巨識深藏不
市有而爲亡實而若虛且不屑於後生小子前
賣美使之莫予窺測耶古人鑄此定存深意卽
是可通於學問今予舉數世之所好而積者而
盡情揭出視此得毋愧甚淺甚雖然天下無不
敝之物亦無不散之藏當其在我時不啻雲烟
之過眼大抵凡物皆爲他人守而他人又將爲

他人守蓋相與輾轉於無盡而已何者爲我所可有而謬云秘之也哉

漢二龍升降鏡

徑一寸三分重三兩二銖邊如仰竹可三分微
凹二龍各四爪左升右降非爭非戲自爲上下
旋轉視之則升者降降者升總按左右爲升降
龍之升降無定而鏡之升降則有定也龍尾各
挾片雲無論在天在田皆有雲從之象古之聖
人處龍潛之時地而彬彬禮樂之彥同立門牆
是爲素王之作觀也安必瀛洲學士雲臺諸將

而後稱遇合之盛哉作此器者法淺而意深象
近而指遠矣紐純素

漢雙龍戲珠鏡

徑二寸八分重四兩一株邊圍寬三分弱稍凹左右各一龍蟠繞紐外兩龍口各吐一珠他器凡列龍形者必對張其口一珠當中盤旋掣攫作相爭不相下狀此獨出諸領下各自爲游戲故偃仰從容無挾雲湧水怒目奮爪之象易以龍德象君子凡學道有得之士大抵皆快然自足無待外求方可與物無爭與人無患用能隱

見一致出處隨宜以是爲鑑則雖變化不測霖雨蒼生亦止於自足中求之而已鑄此鏡者其知道乎

漢雙龍鏡

徑四寸重二兩四銖邊圓寬一寸四下一圍作
陽文龍二紐下薦以葵花四瓣通體爲綠所侵
蝕面背並作深青色暗光浮動瑩然可照蓋綠
非堆凸故也凡入水與入土其鮮燥堅浮厚薄
澁滑到手頓殊不容稍混以此論古器思過半
矣

漢三龍鏡

徑四寸重十有三兩四銖邊圍銳上純素處可
一寸二分凹下二圍兩龍張口珠在中央若相
與攫爭狀其一則啞尾相逐又紐居內圍龍取
三爲數者叅同契云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圓者
混沌則爲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也銅色黑
潤紐以手摩者多遂稍露原光凡古銅之精者
雖入土尙不能蝕況此器兩未與水土着故面

光灼灼若此

漢三虬鏡

徑二寸九分重五兩七銖沿邊一圍凹下及分
二圍中週作三疊人字又如波之微綴者復密
界豎畫環之合以外圍計邊可四分弱再凹及
分復週界豎畫密畧如前疊二圍作三虬張口
左向啞尾相逐狀首尾鱗爪悉具惟內圍短促
未能盡其屈伸蟠旋之勢然文鏤至此殆未可
以形容意幾無以尙之矣紐扁圓并小圍計可

八分許手澤光淨墨寶瑩然亦幾無以復加紐
背雖畧新卽此愈形其質之天然純舊透光影
止環列如鼎足而未能使片鱗隻甲之絲絲入
殼則反以文之細累之也

漢四龍鏡

徑三寸五分重二兩二銖沿邊一圍疊二圍中夾三畫人字缺處各補以空心小點又一圍中環陽文犬牙凹下處密排斜畫再疊二圍後四隅各有疊文人字四方方各成曲尺形上下左右各有一夔龍橫踞形狀與薛尚功鐘鼎款識所收之龍瓢商器極相肖內復界一雙文方格紐在其中四方並有雙鈎丁字形直處適當龍

之中此鏡墮水中沉沒久故通體俱蝕發爲碧
色背凹並起暗光以非土綠尚得完好如新但
苦不能鑑物耳雙畫丁字今所收漢長保二親
及小四乳四龍一一鏡有之彼器皆作花邊所不
同者在是

漢獨龍雙鳳鏡

徑一寸八分重兩有一銖邊圍二分弱兩鳳同儀一上一下有龍蟠轉其際止見其首之半其全身鱗甲亦自鳳翼叅差間露出紐在當中繪畫須處處預留紐位地步頗爲跼促今方寸中乃位置裕如如此善手所爲也背光色頗黯古而堅滑異常漢物無疑固不必假識爲徵耳

漢八乳八夔鏡

徑二寸五分重八兩沿邊一圍外寬及寸又二
圍環以犬牙二邊計五分強凡五圍而後凹下
一分弱一圍四方各一乳每方之正面各作曲
尺形四隅亦然界分八段段藏一夔中隔雙文
方圍而圓圍在其申紐又在其中方圍四面亦
有作雙鈎丁字形者與四正之曲尺相對夔尾
交入兩者之中故界畫極稠密此器與今所收

四龍鏡頗類其異在乳之有無而已夔形亦與薛尚功鐘鼎款識所載龍瓢相似質頗薄而工製古厚淳樸漢鑄實不券而符

漢四靈雀鹿鏡

徑一寸六分重四兩四銖外無邊闊週作半開
梅花一圍凹下四雀飛翔四鹿跳躍兩兩相間
回首鼓翼各具生動之趣稍有空處卽以花枝
環繞又一雙圍則龍鳳龜鯤各據一方細如粟
粒而神情乃一一活現背質不泐不銹而天然
純黑手挲久故圍紐凸起處遂純白如鐵光謂
非良金所鍊不能矣雀者爵也鹿者祿也是蓋

取吉祥之象以寓頌禱之意如瓦當鹿甲天下
之作鹿形吉祥洗之作羊形於古有徵非漫無
所據也意此器亦當時尚方所鑄後漢書百官
志稱尚方令一人掌上手工作今工既奇妙絕
倫而刻鏤之所取義又非尋常百姓家所宜有
且他器之有尚方字者署官特用以進御耳其
時工鑄旣設專官豈能有鑄必進進御外不別
作一器耶然則尚方製器之偶無官識亦事理

之常可就其文約略定之矣

漢八卦四靈鏡

菱花六瓣兩末相距三寸四分重八兩強菱花隨月而背日與天相反鏡象月月爲金之水所生鏡質本金其光如水菱花依之故古人鏡背多作菱花者意蓋如此飛燕外傳始上大號婕妤奏上三十六物以賀有七尺菱花鏡一奩據此則菱花鑄形實始於漢矣邊隨瓣接稍凸起卽凹下可一分週畫八卦自乾迄兌左旋內環

龜麟鳳龍按卦畫方位讀之則左鳳右龜上麟
下龍已與隸續所載麟鳳瑞象之右鳳左麟者
殊況龜加蛇繞則四靈外似增其一或意鑄者
不學故參差如是然以叅同契有雄不獨處雌
不孤居元鳥龜蛇蟠斜相棲以明牝牡意當相
須語考之則龜蛇合見其來已舊矣又漢謁者
沈府君神道碑上刻鳳下刻龜亦蛇身中藏龜
甲之內獨其首尾長出且如博古圖所載之長

生及仙人不老等鏡皆二物合併至尙方第二
鏡更於一方中龜蛇分列左右則同時所尙已
如此紐極小亦以花瓣八出藉之鏡質甚薄色
如鐵背澁而黑面則尙存暗光意吐綠無多復
埋沒塵埃久爲積汚所掩也古者以青龍白虎
朱雀元武爲四神與四靈不同漢所謂四神鑑
多指此四者然究之騎鶴者曰仙人坐而享者
與輿而駕者及座旁兩面出蟠爪者稽諸古籍

並號神人二神四神之稱實指神數而言固未
可以四靈相混卽龍虎龜雀可以謂之神物而
不可以混諸神人也

漢雙魚鏡

徑三寸三分重五兩邊圍可分許純素回不及
分通身作水雲濤浪兩魚一上一下唼呷遊泳
鱗片整細神氣間靜紐如豆大質薄如葉指彈
欲破予收諸鏡專取古而不失厥用者爲主故
雖背質已塵封埃積而一經磨刮無不晶瑩澄
澈者蓋所謂精金百鍊氣不外洩非水土青綠
之可得而蝕惟多蓄而常校之自足以信其說

之不誣其中卽有一二爲班綠蒙損者雜出其中不過聊備一格而已獨此面有破點磨後尙未能全去而光明則反逾他鏡而上之爲未可多覩耳

漢雙鯉升雲鏡

徑四寸重四兩沿邊一圍作仰竹形而下微凹二鯉撥翅掉尾於空明中空明者質地純素處也纖紋不刻故點翳全消卽作水觀自無不可流雲兩朵平攔當中雲頭外向雲尾內向而適及於中紐纖小如絲雖爲紐隔而勢轉若聯接合兩雲而一之亦無不可魚捨水而從雲則變化可遊六虛之候其不遽作龍形者是將有待

則時之爲義大矣爾雅謂水雲魚鱗今但以遊
魚隱見於雲水之中鱗與鱗并卽此已有合同
而化之象與尋常雙魚鏡洗諸器之僅寄尺素
相思者正自有別矣此鏡藏自先世初未聞其
能透光以其鏤鑄弗底精工視爲無足重輕之
物屢置篋笥已久道光辛丑更氣遽起挈之南
海佛山所居隣有磨鏡叟偶招洗刷而試照之
然後知泳游上下者瞭同指掌如此其後或至

或全所見殆變換不可測是當有與年月節氣
相爲呼應者自其年東行于役符調而還旋告
養居憂不復細加証驗至今猶未識其隱見之
所以然也按洞天清錄載范文正公家有古鏡
背具十二時如博棊子每至此時則博棊子明
如月云云則變換有常往往以是見鏡之靈妙
若此鏡者亦具體而微者矣

藤花亭鏡譜卷五終